



耕地。可后来从后塬经过，贴着清风街北面过去，削了半个屹甲岭，毁了四十亩耕地和十多亩苹果林，还破坏了清风街风水。

“村里的小孩子，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，问：知道你姥爷的名字吗？一半回答是知道的，一半回答不知道。再问：知道你姥爷的名字吗？几乎都回答不上来。原本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，可孩子们却连爷或姥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。”

2003年，贾平凹作为文化艺术界的代表，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对之前长期在社会上挨批评被骂的贾平凹来说，这个政治身份满足了他当时的心理需要。

“我小时候一个身体不好，一个个子长得不高，再一个家庭政治出身不好，从小形成这种东西，一直影响了我一生，都是那胆怯心理。”

因此，拥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，对他个人而言，意义重大，体现了文艺政策的宽松与政治的清明。他可以抛开思想和精神上的包袱，

在文学的世界尽情畅游了。

25年里，贾平凹连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。2018年，贾平凹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作为一名作家，贾平凹也在参政议政，用政协提案和人大建言，参与国家建设。

每年全国两会开会前，贾平凹都会认真做一些调研，提交一些文化领域的议案、建议，支持陕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。

“我觉得，人大代表是有一份责任的，就是要你给大家说话的，要把最基层的人民的意愿表达出来反映上来，我本来的角色是写作者，地方作协的一个工作者。对我来说，最起码要把地方上的那些文艺工作者的想法表达出来。”

“我想提关于秦岭的建议，不光是秦岭的生态保护，更应该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认识秦岭。我还建议两会会议名单里，女性的名字后边不要注明‘女’，取消这个注释。我觉得这种做法对女性反而不公平。为什么不在男性后面写个‘男’呢？”

作为多年的陕西省的政协委员、西安市的人大代表，25年全国政协委员和3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工作经历，使得贾平凹获得了理解农民、剖析农村发展的全新角度。

“改革开放40年以来，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方面你觉得，高楼大厦林立，社会经济建设速度奇快，城市化发展日新月异，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社会里也出现了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但这像过穷日子一样，你如果穷了，屋子里东西少没人，会收拾得特别干净；你富有了，东西特别多，就容易凌乱。这种时代这种社会，就给你提供好多素材，对作家来讲是个好事情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一潭死水被打破了，它‘乱’，而‘乱’里有一种生气。你可以充分开展你的想象力，写出好多东西。”

贾平凹没有料到，文学写作的力量也很强大，可以帮助老家发展经济。

2004年，商洛市和丹凤县的领导找到贾平凹，提出在老家棣花镇给他建设文学艺术馆，保护贾源村的贾平凹住过的老宅，利用他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力，招商引资，开发文化旅游产业，发展地方经济。

当地政府谋划已久。按照当时的丹凤县旅游开发领导小组组长、人大常委会主任屈大宝的说法，“贾平凹文学艺术馆”的构想先是由商洛市和县里共同议定的，丹凤县将旅游列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，商洛市定下“丹江文化旅游长廊”的建设规划，“贾平凹文学艺术馆”是这些规划的其中一部分。

贾平凹犹豫了很久。老家打旅游的经济牌，把他当成地方名片，

下图：贾平凹文化艺术馆。

